



本土文本

二舅（小说）

□智远

我站在医院走廊里，透过玻璃窗，看见二舅躺在洁白的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他的脸比记忆中消瘦了许多，头发花白而蓬松，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

张医生一边翻着二舅的资料夹一边紧蹙着眉头接着说：“晚期，已经扩散到肺部并转移到骨头里，现在只能做维持性治疗，你们家属要随时做好心理准备。”

我攥紧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记忆中的二舅那么高大，总是穿着大舅留给他的绿色的军装，疯狂地在砖瓦厂制砖的车间里拉土坯，工人们见了都喊他“江疯子”。在我的记忆里，他那古铜色的脸，微卷的黑发，结实的胸膛如同一面厚实的盾牌，胸肌饱满而坚硬，粗壮的手臂上，肱二头肌高高隆起，线条分明，仿佛蕴含着无尽的爆发力。二舅永远是那么健康，干练，没有半点颓废的样子。

一个庄稼人除了跟土地打交道，没有别的选择，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他除草翻土，犁田耙地，样样精通。农闲时，割芦柴做炕子，编草席，编蒲包，然后驮出去卖，换粮换钱，维持一家大大小小五六口人的生计。二舅本来话就不多，自从大舅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以后，话就更少了。大舅牺牲后，公社照顾二舅，安排进了砖瓦厂。大姨已经远嫁到了海城，大舅家两个小孩连同大舅妈一家三口人的生活重担，加上二舅下面还有一个在上学的弟弟，年迈的姥姥姥爷，哪一个是的吃喝拉撒不要二舅操心。

那时候我才上小学，每到周末我就绕道到砖瓦厂找二舅。二舅不到食堂吃饭，每天都是从家里带饭到厂里。到了吃饭点，他就把饭盒拿到窑里探火的洞上烤，探火洞不大，圆圆的只有小碗口那么粗，你不要看它小，它可是砖烧得好赖的“猫眼”。探火洞里火力大，不一会儿，饭盒就往外冒热气，稀饭就在饭盒里上下翻滚。接着二舅用铁钎扦着馒头，放在另一个探火洞上烤，馒头在洞口里转动，待有一点焦黄，焦糊味飘进了鼻里，便熟透了。二舅一手捧着饭盒，一手扦着馒头，一口稀饭一口馒头。没有馒头的时候就带几张小麦饼、大麦饼、高粱饼。高粱饼黑乎乎

的，我们都不喜欢吃，嚼都嚼不动，二舅却吃得津津有味。二舅还经常把馒头或者切成的馒头片装在饭盒里，藏在刚出窑的砖头堆里，砖头散热慢，到我们放学馒头还热乎乎的。

“田娃，你不要学其他的伢儿一样，到窑厂里来偷窑盖去换糖吃、换香烟纸玩、换铁环推，一个都不行。”二舅指着探火洞上的窑盖表情严肃地对我说：“做人要品行端正，不要学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啊一步错，步步错。”

我那时不懂他话里的深意，只顾看着那些铁钎扦开盖后飞溅的火花，一铲煤倒进去之后，一股火风从窑洞里“轰”的一声窜出来。冬天还好，全身烘烘的，夏天站在旁边全身热辣辣的，瞬间就能烤熟似的。现在想来，二舅说这话时，眼神总是飘向远方，仿佛在看着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

病房里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我连忙推门进去。二舅咳得整个人都在颤抖，我赶紧扶住他那如弓一般，一颗接一颗凸起像算盘珠似的脊背，我的手硌得生疼。

“田娃——”二舅艰难地张开着嘴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在摩擦，“去——去——到我睡的房间里——拿一个木头盒子，木头盒子在大衣柜里上面有一个密码锁，锁的密码是——是你大舅的生日。”

我愣住了。二舅的木头盒子？木头盒子在二舅的房间里？那间房都已过多少年没有进去过了。

自从姥姥姥爷过世以后，二舅就搬到大舅家来了，二舅一生未婚，无儿无女，邻居们不解地问二舅，二舅淡淡一笑：“结啥婚？咱就图个有口现成的饭吃，不图别的。”

二舅所说的房间是大舅妈楼下一层的西房，大舅妈住在东边的一间，中间是客堂，两表兄结婚在楼上，但两表兄都远在武汉工作，长年累月不在家，平时就只有二舅和大舅妈在家，十多年前大表兄从武汉回来，带他们两位老人去武汉，二舅说什么也不愿去，本来大舅妈也不想，但大表兄说，他们夫妻俩要上班，小孩放了学没有人接，大舅妈心疼大孙子，就随儿子去了武汉。

二舅守着空房子，虽然已经六七十



岁了，但身子骨硬朗，自己种菜自己吃，养了几只鸡，有时也改善一下伙食，吃一两个水煮蛋，拌一块老豆腐，红烧一条鲫鱼，一个人倒上半杯酒，有滋有味地吃上半天，也没有人来打扰，他更不喜欢钻到人堆里凑热闹，一个人静静地边看电视边喝酒，吃了的饭菜，拌一拌端过去喂院墙外的大黄狗。这个大黄狗已有十多年了。

一晃又十多年过去了，侄子的小孩也都结婚了，二舅也七老八十了。二舅的这一生做了一个不是父亲的父亲，不是丈夫的丈夫。

“一定要去——”二舅紧紧抓住我的手，指甲几乎要掐进我的肉里，“真相——都在那里——”他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监护仪发出刺耳的警报声。

护士们冲进来把我推到一边，我站在角落里，看着他们给二舅做心肺复苏。他的身体在病床上弹起又落下，像一具没有生灵的木偶。

“病人心跳停止！准备电击！”

我闭上眼睛，耳边响起二舅曾经说过的话：“田娃，你要记住，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那时的我，哪能明白这句话的分量。

我转身冲出病房，泪水模糊了视线。走廊里回荡着急促的脚步声。我知道，我必须去二舅的房间，那里藏着着他守护了一生的秘密。

推开二舅房间的门，灰尘在阳光下飞舞。大衣柜静静地立在墙角，我走过去拉开衣柜门，捧出木头盒子，一把铜制的密码挂锁来回地晃动着，铜锁上已经生了绿色的铜锈，好像发了霉的馒头片，斑斑点点的，我输入大舅的生日。

“咔嗒”一声，木头盒子上的锁开了。

里面有一本大舅的烈士证书、三枚军功章和一封已经泛了黄的信，这封信还是一封纸角上有缺口且有红褐色斑迹的信。

信！大舅的信？！我颤颤巍巍地打开了信。

二弟：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着回来。没有别的事，听指导员说，现在战士的抚恤金提高

了，有500块钱。如果我真的牺牲了，二弟，一百块钱给爸爸，一百块钱给妈妈，感谢二老的养育之恩。其他的三百块钱给你嫂子，她要代我养育两个儿子。你，我没有钱给你，只有留在部队箱子里的没有穿过的一套军装，望你能理解哥哥。

你我相差三岁，想起我们小时候曾在一起长大的日子，我们一起到田里割猪草、挑羊草，一起去河畔上拾柴火和在河里摸鱼捉虾的时光，是那么的美好而珍贵。如今，我在战场上，生死由命。

兄弟，如果我不幸牺牲，请不要太悲伤，告诉咱爸妈，告诉你嫂子，我是为了国家和人民而战，我死得其所。我相信，你们会为我骄傲。你要替我好好照顾他们，替我尽孝，替我把两个儿子培养成人。

如若我们不能再次相聚，就让我的精神永远与你相伴。

兄弟，好好地照顾这个家，这个家交给你了！

哥哥：匆匆绝笔

9月26日

听说这封信是担保队打扫战场时，从大舅的上衣口袋里搜出来的。

我手攥着信件，想到这儿，我的血一下子涌到头顶，泪水冲了出来，重重地滴落在这泛黄的信笺上。

我抬头看见屋前一棵老榆树，在这寒冷的冬天里，树枝光秃秃的，没有一片树叶，没有树叶就没有树的欢乐，一只喜鹊窝很清晰地架在树顶上，一只老喜鹊领着一群小雀们叽叽喳喳地、来来回回地，不断地盘旋在窝的上方。

我愣愣地站在树下许久。黄昏来临，红彤彤的太阳向西边那片山峦落去，小雀们争先恐后地飞回鸟巢。夜幕渐渐地降临，老喜鹊依然守在窝边，偶尔轻轻地拍动着翅膀。突然，老喜鹊浑身抖动了一下，使尽全身力气展开一双失去光泽的翅膀，飞向了天空。它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里显得格外孤独、苍凉，更显得格外坚定，渐渐地渐渐地消失了。

天边有一片云，云的周边发着耀眼的光芒，这片云长长的，瘦瘦的，像极了二舅喝酒时的背影。

二舅再也不会孤独了。

邂逅重庆（散文）

□徐新

重庆，因城市依山而建，得名“山城”；因冬时节云轻雾重，得名“雾都”；又因其丰富的夜生活文化、繁荣的夜晚经济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氛围，被赋予了“不夜城”的美誉。这座依山傍水的历史名城独特的地理风貌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撩拨着我的心弦，早已让我心心念念。去年，我终于和她来了一次美丽的邂逅。

我们穿行于重庆的山水间，移步异景，美不胜收。这座城市建在山丘上，因此有着独特的建筑和道路。小巷弯弯曲曲，青砖木楼高高低低，曲折石梯断断续续，在人潮涌动的古建筑中穿梭，时而侧身、时而低头、时而上下，而这栋楼的一层奇妙地通向另一栋楼的顶层，实在有趣。在这里，可以看到市井与繁华的完美融合，现代与烟火的和谐并存，可以看到层层叠叠的房屋和蜿蜒曲折的道路，宛如置身于一幅立体的画卷之中。

李子坝，是重庆市的一个知名地标，网红建筑“轻轨穿楼”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观景平台上游客们纷纷举起相机、手机，记录轻轨列车从居民楼中穿出的壮观景象。只见穿楼而过的轻轨，在江面，在山边，一路飞奔，一会儿在悬崖边上升，一会儿在高架桥下穿行，蛇形走位，活力无限。后面的嘉陵江波光粼粼，时而有快艇穿江而过，时而传来汽笛长鸣声，四平八稳的游轮

则慢悠悠地平稳前行。放眼四望，高低错落、自成气派的山城立体地貌，清晰明朗，一座山水之城的鲜明个性彰显无遗。两江四岸的群山上，鳞次栉比的摩天高楼，层层叠叠，直入云霄。江面上的桥梁和地面上的立交桥，纵横交错，灵动盘旋，美不胜收。

洪崖洞绝壁悬崖上的“吊脚楼群”，已是重庆的代表性名片。这独特的建筑群以悬崖峭壁为基，依山就势，沿江而建，蜿蜒曲折，错落有致，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山城景观。走进洪崖洞，古色古香的氛围扑面而来，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古老的山城之中。吊脚楼、古牌坊、木垂花，悬挑梁、雕刻楼廊、半山街市和青石板路等，形成了“立体式空中步行街”，精彩演绎着重庆独特的文化底蕴。兴致盎然的游客们或在精美的手工艺品小店徘徊，或在茶馆内边品茶边欣赏精彩的川剧变脸，或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各种美味小吃，流连忘返。无论是徜徉山城小巷，感受古朴的风情，还是登上观景台，俯瞰静谧流淌的嘉陵江，都让人心旷神怡。

夜晚的重庆，是座名副其实的“不夜城”。清代诗人王尔鉴曾写过关于重庆夜景的诗：“难得万家炬，倒射一江明。浪光难掩，云影自清。”将当年山城重庆的夜景写得如此辉煌。如今的重庆夜景更是美轮美奂，宛若天上宫阙。主城区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布满

了夺目耀眼的霓虹灯，把夜空照得透亮；滨江路橘黄色的灯火连成一条飘逸的彩带，如一条舞动着的火龙，充满着蓬勃的朝气，迸发出青春的活力；灯火倒映在波光荡漾的江水里，形成无数条错落有致的金光光柱，仿佛是跳动的音符，充满了诗情画意。而立于江边两岸的高楼，被各种图形的灯饰与变化的光影包围着，变幻莫测地演绎着、流泻着、滑动着、闪烁着，令人叹为观止，万家灯火和闪烁的霓虹将重庆的夜晚点缀得如此梦幻、璀璨。

重庆，是个火锅腌入味的城市，空气中弥漫着火锅的味道，各类铺面、各色招牌的火锅馆遍及大街小巷，故被誉为“火锅之城”。夜幕降临，白天还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街道，一到晚上立刻人声鼎沸，连门口的露天座位都坐得水泄不通。重庆的火锅将麻、辣、鲜、香、烫等特色发挥到了极致。只见服务员端上来牛油与辣椒的火锅汤底，香味已扑鼻而来，放入毛肚、鸭肠、黄豆芽等经典食材，待红油翻滚，辣椒与花椒在锅中跳跃，我们迫不及待拿起筷子。新鲜的毛肚上裹着几粒花椒，滴着晶莹的红油，再蘸上香油蒜泥送入口中，真是“麻、辣、鲜、香”全部齐聚，即使辣到嘴唇麻木、汗流浃背，甚至眼泪鼻涕双流下也停不下来，真是酣畅淋漓，于是重庆人来了一句：“巴适得板！”

重庆，不仅是一座网红城市，更是

一座英雄之城。在民族路上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环抱下，矗立着一座“人民解放纪念碑”，是抗战胜利和重庆解放的历史见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动员民众抗日救国所建，1950年由刘伯承改题“人民解放纪念碑”。而重庆的歌乐山有着与山体一般厚重的红色血脉，成为重庆人心中的精神圣山，在这里诞生了伟大的红岩精神。抗战胜利后，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渣滓洞，由乡野别墅变成了看守所，平房变成了囚室，煤窑变成了监狱，防空洞变成了审讯室，这里成了国民党当局关押、刑讯、残杀革命志士和共产党人的场所。种种酷刑折磨都击不垮众多被关押在此的革命者的钢铁意志，他们不折不挠、宁死不屈。在重庆解放前夕，年仅9岁的小萝卜头和江姐等310名革命先烈被残忍杀害。如今这里已是一个缅怀先烈、悼念英雄的地方。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我们都需要这样的红岩精神；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不屈不挠地奋斗。

重庆，一座镶嵌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山城，以其独特的地理风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了一个让人向往的地方。她那朝气蓬勃、麻辣滚烫，敢作敢为的独特魅力又让人流连忘返，真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再见，重庆，但愿你永远年轻，永远让我们热泪盈眶。

AI绘图

江海新韵



寻找乡村的诗韵（组诗）

□张士达

看雨，那是一种释怀的途径
从古到今
小巷的故事一直在延续

六

老天阴沉着脸，天空一片
苍茫

断崖式降温的前奏已经响起

西北风得意的呼啸声有点
狰狞

门前的银杏树上，一群白
头翁

似乎有些反常，出奇地安静
忧郁的神情让人怜悯

多么盼望春暖花开艳阳天

此时，发小的数十羽信鸽射

向天空

那是力量的象征，团队协作
的经典

仿佛宣示搏击风雨的意志

七

春风从南方之南赶来

紫燕寻找着归路

惊雷从天空滚过

万物纷纷复苏

麦苗返青，一片绿油油

蚕豆也趁势发力生长

油菜悄悄拔高，预备花的
盛宴

红梅像点点繁星肆意傲立枝头

唤醒百花开，招蜂引蝶来

玉兰不甘寂寞，花苞跃跃

欲试

走向春天的深处

鸟儿激情四射，开始寻欢

作乐

声音变得悦耳，暖和，响亮

农民忙着松土，除草，下肥

在土地的宣纸上

画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图

八

“咔嚓”一声

红梅粗壮的侧枝脱离母体

仿佛断了一只手臂

一个生命的活体

却没有发出痛苦的呻吟

也没有皱下眉头

花蕊里的蜜蜂吓得魂飞魄散

迅即逃离，寻香而去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慨叹

力大无比的电剪，剪不断

红梅傲雪的坚韧品格